

万水千山只等闲



万丈长缨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济南

万丈长缨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9·176 定价:0.80元

目 录

山城春雷	丁履阶(1)
九 龙 口	群 慧(26)
烈火春风	邹革武(44)
婆 媳 俩	李 仁(63)
黄河铁堤	董 明(79)
小 交 通	卢振中(93)
夜上凌云阁	韩保宏(105)
月夜巡逻	冯 丰 张 钊(122)
海 嫂	刘启良 于文清(140)
智闯龙潭渡	田毅 高杰(153)
火烧机场	马承龙 巩武威(167)
按时出刊	张 章 明传亮(187)
夜炸七孔桥	孟繁升(203)
“调虎离山”歼敌记	莲 武 徐敏宗(217)
争 夺	梁建新(232)
陈 大 娘	林 渠(250)
斩断魔爪	李贵珍 杨恩亮 田洪祥(268)
石雷滚滚	张辉斌(286)

流霞岭.....	张翊翔(302)
反抢粮.....	曹文军(326)
渤海激浪.....	杨海田 姜竹洪(345)
渡海送情报.....	毕长增 孙宝岫(365)
结业典礼.....	李志清(377)
锁海歼敌.....	夏元学 黄承亭(392)
三过“八路屋子”.....	魏金永(403)
夺枪记.....	王世铎(423)
云山脚下斩“长蛇”.....	董广田(436)
闯虎穴.....	青岛警备区(452)

山城春雷

丁履阶

—

月亮爬上飞云崮，照得崮下河东村一片光明。半夜了，村里还到处是紧张繁忙的景象。攻打蒙山城的战斗动员令传达了以后，乡亲们高兴得谁也睡不着觉，都为搞好支前，连夜忙活起来。吱扭吱扭的碾米声，嘎啦嘎啦的打绳声，和着男女老少的欢笑声，响成一片，整个山村沸腾了。

一个八路军打扮的青年小伙子正向村公所走去。他，二十四五岁年纪，中等身材，一身可体的衣服，腰束皮带，斜背着匣子枪，英俊威武。这青年叫赵海明，是蒙山支队队长。他刚从县委接受了一件重要任务，连夜赶到这里。他一边走，一边看着街上那忙碌的景象，听着人们那欢快的谈论。

丁字街口那棵老槐树下，几个年轻媳妇，正在忙着碾米，她们欢快地推着石碾，互相谈笑着：

“这回啊，蒙山城解放了，咱可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气啦！”

“这二年，虽然说日本鬼子被咱们打得缩进了城里，可还动不动窜出来又抓又抢的，这回干脆端了他的鳖窝，来个干净利索的！”

“嘿，你想咱八路军和民兵能轻饶了他们，不打得他们屁滚尿流那才怪呢！”

一个头顶着毛巾，坐在碾盘旁边簸米的媳妇，停下簸箕说：“这回攻打蒙山城，有主力，有民兵，军民齐动员，我看呀，恐怕等不得小野屁滚尿流，就让他坐上咱的‘土飞机’，回国见他们的‘天皇’去了。”她说得那样严肃认真，说完，又端起腿上的簸箕，扑扇扑扇地簸了起来。推碾的伙伴见她说得那么一本正经，都忍不住嘻嘻地笑起来。笑声在街头上飘荡。

民兵队部门前，小学校的操场上，人们在兴高采烈地忙碌着：有搓绳的，有拿扁担的，正忙着绑担架；还有的在装锯头、磨铁锨，准备去平鬼子的碉堡、炮楼。他们也在兴奋地谈论：

“日本鬼子侵占了沂蒙山，欠下咱多少血债！这千仇万恨，拿下蒙山城同他算总帐！”

“向法西斯强盗小野和铁杆汉奸于占德讨还血债的时候到啦！”

“小野是咱们的手下败将，被咱沂蒙山区军民打得缩进了蒙山城，搞什么‘重点’防守，这回咱就给他来个重点突破，打发他上西天！”

“……”

赵海明听着乡亲们的说笑，心里充满了兴奋：攻城动员令一下达，群众情绪就这么高涨。蒙山城的光复，对于粉碎日寇的“重点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它将大大鼓舞群众的斗志，使整个沂蒙山区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解放整个沂蒙山区的日子就不远了。想到这里，赵海明仿佛觉得肩上的担子沉

甸甸的，他紧紧地握起拳头，加快脚步向村公所走去。

村公所大院里，吊起了三盏大油灯，照得院里亮堂堂的。一摞摞煎饼，一缸缸白面，一袋袋小米，红皮的鸡蛋，崭新的拥军鞋……已经把五间大瓦房堆得满满的，前来送慰劳品的人还是络绎不绝。人们放下支前物品，开心地说笑着，互相倾吐着喜悦的心情。

赵海明走进院内，乡亲们“唵啦”一下把他围在中间，亲亲热热地问长问短。老人们亲昵地同他打着招呼；小孩子们羡慕地抚摸着他的匣子枪；民兵们兴冲冲地聚拢来，瞅着他那方正的面庞象是要从他舒展的眉宇间寻觅出战斗的秘密。人群中，一个小伙子惊喜地喊道：“嗨，赵队长，四年前从部队穿来的那身军装，今晚又穿上啦！”

“攻城大战，看样子赵队长准是要上前线喽！”

“赵队长，这回可得带着咱河东村的民兵啊！不叫咱村打先锋，咱可不答应啊！”

赵海明亲热地和人们说笑着。当他的目光移向院东墙根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正独自蹲在那里，不言不语地理着绳子，忙着绑担架。赵海明拨开人群，走到老汉跟前，仔细一看，哦！原来正是他要找的石老松大伯。

赵海明微笑着问道：“石大伯，你老人家在这绑担架？”

“人老啦，不行喽！大伙都忙着支前，我还能做点啥？”石老松没抬头，仍旧理着绳子绑担架。从话音里，赵海明听出石老松好象在和谁怄气，便试探地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打鬼子灭汉奸，青年小伙子恐怕还撑不过你哪！大伯，你绑这担架准备和谁搭伙？”说着便和大伯绑起担架来。

“咳，别提了！”石老松仰起深刻着两条长长伤痕的脸，

瞅瞅赵海明，两腮的肌肉突突直跳，嘴唇一张一合，话冲到喉咙眼又压了下去。

“大伯，有什么话还不能告诉我？”赵海明打着绳结，瞟了大伯一眼说。

石老松拍了一下赵海明的肩头说：“海明，你给我品评品评，就凭我这身子骨，为啥不能参加担架队，嗯？咱主力部队攻城，出生入死，打鬼子除汉奸，我老汉到前线去抬个担架不应该吗？可我话说了两大车，村长他一口咬定，说我六十多岁了，不能上前线？六十岁就不能打鬼子了，那有这章程？我六十岁了不假，可你看，咱这身板多硬朗，腿脚多灵便啊！”

赵海明抓住老汉的手劝说：“石大伯，有话慢慢说，可别太激动了！”

“太激动？海明，你知道，日本鬼子和伪军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在咱沂蒙山区杀了多少人，在咱全中国又害得多少户家破人亡。今天要攻城了，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不叫我上前线，我能不激动吗？！海明，你知道，我……”老汉越说越有气，眼里滚出了泪珠，“我和他们有深仇大恨啊！……”

赵海明把老汉扶到槐树下的小板凳上坐下。石老松孙子惨死的情景，伴随着一股仇恨的怒火涌上了心头：

那是一九四一年秋天，汉奸于占德带着日本鬼子突然“扫荡”河东村，石老松的儿媳妇玉兰，因为照顾双目失明的张大娘，晚走了一步，被围在村里。日本鬼子小野闯入石老松家，看见玉兰，起了歹心，狼心狗肺的小野，从玉兰怀里夺下孩子，恶狠狠地向门旁的石头上摔去，可怜一个刚满周

岁的胖小子，被活活摔死了。玉兰摸起把剪刀朝小野猛扑过去，刺伤了他的左臂。这个强盗，连开两枪，玉兰倒在了血泊里……石老松回来把孙子抱在怀里，呼喊 着：“杉子，杉子……”可是杉子再也不睁眼了，再也不能用小手理着石老松的长胡子喊爷爷啦！难忍的悲愤还在心头萦绕，儿子又被小野抓去送往东北，惨死在日寇的细菌试验场里。但是，石老松没有被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所吓倒，强烈的民族仇恨，激起了他更高的抗日热情。去年秋天，鬼子突然包围集市抓劳工，石老松为掩护群众突围，用扁担砸碎了两个日本鬼子的狗头，最后不幸负伤，被敌人押进蒙山城关进监狱。后来，鬼子在城内构筑工事，抓不到老百姓，就用刺刀逼着监狱里关押的人给他们推沙、修炮楼。石老松瞅准机会，打伤了看押的伪军，逃出了虎口。

赵海明眼里含着泪珠愤愤地说：“鬼子、汉奸欠下咱中国人民的一笔笔血债，咱们一定要讨还！”话音刚落，随着一阵脚步声，后街的小苦蛋跟在老村长身后，嘟嘟囔囔走了过来。当他认出赵海明时，便一步扑上去要求：“赵队长，我也去攻城，我得为爹娘报仇哇！赵队长，带我去吧！”

石老松说：“海明，小苦蛋这满腔仇恨我很清楚，他爹被于占德抓了劳工，没了音讯，他娘被鬼子糟蹋死，该让小苦蛋参战！”

“是啊，赵队长就带他去吧！”

“行呐，别看他才十四岁，苦水里泡大的，有胆量，又机灵，带上他吧！”

群众一齐为小苦蛋要求着。

赵海明用征询的眼光望望村长，村长正瞅着石老松和苦

蛋，看得出村长对老人充满敬意，对少年满心喜爱，对群众积极支前的热情，从心里感到满意和兴奋。他怀着会心的微笑，向海明点了点头。赵海明正要宣布村长这个意见，大门外忽然伸进一根竹竿，接着进来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她白发苍苍，一手用竹竿探路，一手端着一瓢鸡蛋，颤颤地向这边走来。

“哎呀，张大娘！”赵海明急步迎上去，一把搀扶住老人。几个上识字班的妇女，忙迎上前去，有的扶胳膊，有的接鸡蛋，把大娘扶到凳子上坐下。

老人听出海明的话音，伸出手来，说：“海明啊，过来，让大娘看看！”

紧紧靠在大娘身边的赵海明，双手扶着大娘的胳膊，轻轻摇着说：“大娘，我就是海明啊！”

“哎，大娘虽说眼不顶事了，可一听见你的声音，就象看见了你那笑脸，你来咱村，就帮我打水、烧火，不住手地忙活着，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教导的好啊！”大娘说着，伸出索索抖动的手，摸摸海明的衣服，又摸摸海明的脸，“哟，这些天，工作太累了吧，孩子，你瘦啦！你们这些人，为了打鬼子、救穷人，可吃苦了！”

“大娘，叫您操心惦记俺啦！”

“海明，听说咱八路军要去攻城，大娘心里太高兴啦！别没有好的，就把这几个鸡蛋送来表表我的心意吧！”

“大娘，你对咱子弟兵的心意我们领了，可是这鸡蛋你老人家拿回去自己吃吧！……”海明把瓢塞到大娘手里。

“什么？不收？这瓢鸡蛋是大娘对咱子弟兵的一点心意！”大娘忙把瓢递给身旁的一个妇女，接着说，“海明，大娘有

句话给你说，这次攻城，一定替我多杀几个鬼子，可别叫于占德那狗杂种跑了！还有，我那柱子儿，叫鬼子抓进城里修圩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哪！”

“大娘，你放心，这阶级仇，民族恨，我们永远记在心里！过去，你为了掩护八路军伤员，被于占德用香火燎坏了眼；今天，为了支援攻城大战，你送来了鸡蛋，你对抗日的一片热心，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啊！”说着，赵海明跳上石台，亮开洪钟般的嗓门讲道：“乡亲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七年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咱们哪家没有一本血泪账啊！”

人们低声议论起来：

“是啊，赵队长比咱家还惨啊！他爹为了打鬼子组织了游击队，就是因为这个，他娘被于占德勾引着鬼子逮去杀害了……”

“他娘是共产党员，被杀害时还大骂于占德是无耻的汉奸，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赵海明越讲越激昂：“千仇万恨，万恨千仇，我们要和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清算！”他缓和一下语气，接着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反复较量，鬼子汉奸被我们打得缩进城里，搞什么‘重点防守’。我们就是要针锋相对，打进蒙山城，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解放沂蒙山，解放全中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进蒙山城，活捉汉奸于占德！”

“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人越聚越多，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呼声。听完赵海明的讲话，大家又紧张繁忙地做着支前准备工作。

赵海明和村长把石老松和小苦蛋留下，准备详细谈谈。正在这时，区委方指导员领着一位八路军指挥员走进民兵队部。方指导员一进门就喊：“赵海明同志，你看谁来了？”

“哎呀！我的老伙计，郭连长！”赵海明站起来，啪的一个敬礼，一步跨上去，握住对方的手，摇啊摆的，好久没有松开，好象千言万语要通过手臂相互传导给对方似的。

“赵海明同志，他是郭营长！”方指导员纠正着。其实，他怎么知道，人家俩是老相识了。海明当战士，老郭是班长，海明当班长，老郭是他的排长，海明当了排长，老郭是他的连长。四一年海明奉命来地方组织游击队，他俩才分开了。去年海明带领民兵在鲁中军区整训，老郭还当过他们的教练员。整训结束以后，军区从沂蒙山各村挑选了一批优秀民兵，组成了蒙山支队，任命赵海明当队长。当时老郭握着海明的手留恋地说：“咱们哪天再碰到一起，并肩战斗该多好啊！”没想到，这次攻打蒙山城，就真的碰在一起啦！

原来，攻城动员令下达后，县委就如何配合主力部队打好攻城战斗的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大家分析，蒙山东、南两面临河，城北是壕沟，铁蒺藜网纵横，敌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唯有城西紧依石岭，便于进攻。但是，西门炮楼是鬼子火力最强的地方，又是全城的制高点，假如从外面硬攻，伤亡必大。所以最后决定：派人潜入城内，炸开西门，打开个突破口。可是，要潜入城内，困难很大。近日敌寇加强了防守，北、西、南三个城门紧闭，只开东门，盘查甚严，主力部队派人进城很不容易。赵海明是本地人，又熟悉城里情况，并且原来就在部队干过侦察，当过爆破手，具备进城的不利条件，所以就主动要求，进城炸西门。攻城部队同意

后，县委就把这任务交给了赵海明。赵海明听说河东村石老松刚从城里跑出来，就连夜赶到河东村。攻城部队负责主攻的又恰恰是郭营长那个营，所以郭营长赶来找海明，一起研究制定内炸的方案。

根据石老松提供的情况，经过研究，决定派小苦蛋首先进城和地下交通员朱兰嫂联系，做好进城接应工作。蒙山支队抽十人组成爆破队，石老松对城里情况熟悉，也一块进城。县委批准了他们的方案，定于明天夜里十点钟准时爆破。

二

第二天，晨雾弥漫。赵海明带领爆破队一行十人，飞步直插沙柳河。

沙柳河是横在蒙山东的一条沙河，两岸都是柳林，水畔是白茫茫的沙滩。这里离城不到一里路，中间只隔一道石岭。

自从鲁南泗水城解放以后，小野预感到末日来临，便把残兵败将收缩到城里，修筑了坚固工事，又在城外建立了许多中小据点，搞成了“重点防守体系”，妄图固守蒙山城，苟延残喘。那料想不久前，蒙山支队配合主力，一举拔除了城四周七个据点，使山城变成一座孤城。小野十分害怕，整日坐立不安。一天到晚电话机摇得吱吱响，发报机嘀嘀哒哒不住点地叫，向四处求援。但是，日本鬼子到处都已陷入困境，自命难保，哪还有力量来增援呢！茕茕孑立，已使小野伤心透顶，偏在这时，驻新泰城的鬼子联队长龟雄，又给小野下达了确保蒙山城安全的命令，真是越渴越给盐吃。龟雄的命令

说：假如蒙山城这个插在沂蒙腹地的中心据点被拔掉，失掉的不仅仅是一座山城，而是整个沂蒙山区，是“重点主义配备”的彻底失败！到那时，你小野的脑袋就得移移地方了。为了保住脑袋，小野只好硬着头皮固守山城。抓不到民夫，就强迫居民去修工事。怕工事不牢固，又新建了一批明堡暗道，加固了炮楼围墙。这几天于占德又给小野想出了个馊主意：要民夫到沙柳河运沙，用沙袋在城墙内修上第二道防线。企图一旦城墙被攻破，可以用沙袋堵口子。昨夜，赵海明、郭营长制定进城方案时，就决定利用民夫运沙袋的机会，混进民夫队伍，将炸药运进城里。所以，今天一大早，赵海明便带领爆破队员向沙柳河赶来。

爆破队来到沙柳河，立即在柳林西的岭头上放了岗哨，监视城里的动静。赵海明和队员们钻进柳林，把炸药、手榴弹装进沙袋，然后把沙袋埋在沙滩里。

轻柔细长的柳枝，在晨风中拂动。队员们隐蔽在绿云轻纱似的柳林里，静静地等待着岭上岗哨的信号。

从黎明一直等到出太阳，仍不见动静，石老松有点沉不住气了，对赵海明说：“早到时候了，怎么还没来？我去城厢听听风声吧！”

赵海明闪动着炯炯有神的大眼，沉思一会儿说：“城里工事没修完，缺大量沙袋，他们一定还得来运的。要沉住气。”

“那怎么还不来？”一个队员也着急地问。

“根据石大伯谈的情况看，民夫都想抽空逃走，于占德这个刁猾狠毒的狼，说不定要在哪个民夫身上下毒手，来威吓其余的人。”赵海明一边注视着柳林外的动静，一边轻声说。

恰在这时，岭头上传来了嚒嚒两声鸟叫，放哨的队员送来了敌人押民夫出城的信号。

事情果然不出赵海明所料，今天一大早，于占德便集合起民夫，当众毒打了一个要开小差的民夫，并扬言，谁再逃跑，抓回来就枪毙。折腾了好一阵子，连押民夫的伪军也没让吃早饭，就逼着人们运沙去了。

只见伪军押着长长一串民夫，向沙柳河走来了。当民夫队伍快走近河崖的时候，赵海明一挥手，爆破队员们立即按原计划行动起来。他们有的扛着扁担，有的推着车子，来到沙滩上便忙着装沙子。一个个脸上故意装出恐慌的神情。伪军走近时，队员们佯装出要朝柳林里跑。押民夫的伪军小头目陈登九，是出名的馋鬼，今早没捞着吃饭，正窝着一肚子火，一路上骂骂咧咧：“妈那个×，都给我老实点，谁找别扭，老子就给他放放血！”他猛抬头看见了沙滩上的爆破队员，心想：嗨，那来的一伙老百姓，正愁抓不到人，这回送上门来了。于是便大声吆喝道：“站住！站住！再跑要开枪了！”随后，便领着几个伪军向河对岸追去。

赵海明他们要的就是这一声，一听到喊声，立时收住了脚。一个个装做无可奈何的样子，顺从地让伪军押着过了河，去和民夫一块装沙袋。爆破队员们眼角瞟着伪军，暗暗围在赵海明身边。这时，一个民夫的小车正巧放在他们预先埋沙袋的地方。那民夫在少气无力地往草袋里装沙，还不时停下来，用手抱着肚子，黄瘦的脸上渗出了汗珠。赵海明一眼瞅见了，便悄悄走过去，低声问道：“病啦？”

那民夫抬起头来，睁开无精打采的眼睛，瞅一下赵海明，长嘘一口气说：“咳，两天没吃饭了，还硬逼着推车子，推

不够载，又得挨折腾！”说完，又耷拉下头，慢慢腾腾地装起沙来。

“咱俩换换，我替你推车子！”

“你——”民夫瘦骨嶙峋的手感激得颤抖起来。

赵海明手指着旁边的一个爆破队员说：“你和他一块抬，叫他让你个扛头！”

那个爆破队员向民夫招招手，民夫站起身来，走了过去。这时，赵海明抽空把装炸药的草袋捆在车子上，和石老松一推一拉，搀在民夫中间，往山城走去。

翻过一道石岭，走过一段开阔地，来到了城下。赵海明抬头打量着，见城墙加高了，东北角、东南角上又新添了两座炮楼，城外的壕沟也加深了，原先是两道铁蒺藜网，现在又加了一层。城门只敞开了一扇，门口站着四个岗哨，个个端着刺刀，横眉竖眼吆三喝四地盘查行人。表面看戒备森严得很，但这实在掩盖不住敌人内心的空虚。

陈登九押着民夫队伍来到城门口，岗哨连忙吱吱啦啦地拉开门外的铁丝网，让民夫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进城。赵海明搭背拧腰推车走进了城门，拿眼瞄了一下四周，发现门旁有一个碉堡，黑洞洞的枪眼正对着门口。这是一个暗堡，赵海明心想：这门旁有暗堡其他门也一定有，太危险了！咱们主力部队打开城门冲锋的时候要吃暗亏啊，必须首先搞掉它！

民夫队沿着东西大街走了不到百步，便拐进向北的一条小胡同，奔上后一条东西大街。前面不远就是朱兰嫂的家，大门两边，朱兰嫂已经按原定计划摆开了饭摊，她腰束着围裙，绾起袖子，张罗着买卖。小苦蛋守着个香篮子叫卖。